

故事會

我為雲南做貢獻

雲南8項科技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獎勵



馬洪琪



簡·迪安·米勒

1月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2018年度中國國家科學技術獎共評選出278個項目和7名科技專家。其中，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國家自然科學獎38項，其中一等獎1項、二等獎37項；國家技術發明獎67項，其中一等獎4項、二等獎6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73項，其中特等獎2項、一等獎23項、二等獎148項；授予5名外籍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其中，雲南省主持和參與完成的8項科技成果獲獎。

雲南獲獎項目分別是：水力式升船機關鍵技術及應用，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由華能瀾滄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馬洪琪院士主持完成；長期與昆明理工大學等單位科技合作的外國專家Jan Dean Miller-簡·迪安·米勒獲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參與完成的“菊花優良種質創制與新品種培育”項目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參與完成的“月季等主要切花高質高效栽培與運銷保鮮關鍵技術及應用”“建築固體廢物資源化共性關鍵技術及產業化應用”“基於整體觀的中藥方劑現代研究關鍵技術的建立及其應用”等5個項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研發世界首座水力升船機 打通瀾一湄水運通道

水力式升船機關鍵技術項目由馬洪琪院士主持，該項目屬於水利工程領域，歷時十餘年科技攻關，發明了

一種利用水能作為提升動力和安全保障措施的全新升船機——水力式升船機，提出了水力式升船機理論、設計、制造、施工、運行成套技術體系，是升船機發展史上的一次技術跨越，從原理上突破了傳統升船機的技術瓶頸，為高壩通航領域提供一種全新、先進、實用、安全的技術選擇，建成了具有中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首座水力式升船機，打通了瀾滄江—湄公河水運通道，為實現瀾湄合作及“一帶一路”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升船機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事件。

米勒教授35年推動中美交流合作

簡·迪安·米勒，男，1942年4月生，美國籍。冶金和礦物加工技術領域著名科學家，現任美國猶他大學艾弗·托馬斯杰出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米勒教授在國際上第一個將礦物三維CT掃描技術應用於礦物結構解析和資源回收。35年來，米勒教授一直致力於推動中美兩國冶金與礦物加工技術交流與合作，他與昆明理工大學等合作，在中國西部中低品位冶金礦產資源的利用和回收、煤炭資源綜合利用及污染控制、低品位鉀礦高效利用及鹽湖資源利用技術和產業化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顯著推動了中國在該領域資源利用率的提高，為中國現代礦冶技術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

楊質高

外國人在雲南

戴維：我喜歡昆明的楹聯

出生在波士頓的戴維一直想來雲南，苦於謀生，一直拖到大學畢業、有了相對穩定的工作，今年終於成行。

戴維雖然生在異國長在他鄉，但還有一半的中國血統，對中國始終懷有極大的興趣，在莫名的好奇中總有一份不能割捨的親近。

對於昆明的古剎，戴維特別喜愛，可以在一座廟裏呆上半天、一天的。這也不奇怪，上百年的古剎都在山幽水清、綠樹掩映的名勝之地，自然有着若幹可看可賞的如畫美景。戴維對懸在大雄寶殿、藏經閣、天王殿、山門、鐘樓、鼓樓廊柱上的楹聯更是情有獨鍾。戴維最喜歡玉案山筇竹寺大雄寶殿前的“兩手

把大地山河，捏癢搓圓，灑向天空，毫無色相；一口將先天祖氣，咀來嚼去，吞在肚中，放出光明”。再就是西山三清閣山門石柱內側的“置身須向極高處；舉首還多在上人”。戴維居然懂得“忠言逆耳”的含義和“黃粱一夢”中的寓意，懂得欣賞“置身須向極高處；舉首還多在上人”勉人上進的哲理。

在機場送戴維的時候，他突然問：“為什麼沒有人講解那些文采飛揚和滿含睿智的楹聯呢？那可是自然景觀和人文歷史的粹粹啊。去過美麗的地方，卻沒有很好地感受美好，不懂得它美在什麼地方，那可是最大的遺憾了。”

徐甘蒂

希望

冰花男孩”的暖心故事



一年前，雲南魯甸縣8歲的小學生王福滿因為一張頭髮被冰霜覆蓋的照片在網上瘋傳，被全世界稱呼為“冰花男孩”。當時，王福滿每天要花1個多小時，步行4.5公裏去雲南魯甸縣新街鎮轉山包小學上學。那張照片拍攝當天的氣溫是零下9攝氏度。

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王福滿一家在2018年6月搬進了新家，家門口就是一條鋪好的水泥路，離學校也很近。現在，從王福滿的新家到學校祇需要步行十分鐘。

“相比老房子的土牆和泥巴路，現在風吹不着、雨淋不着，路也方便，以後的生活肯

定會越來越好。”王福滿的父親王剛奎說。

如今，王福滿就讀的小學有了更好的供暖設備，學校增設了一個實驗室、一個美術教室，還配備了新電腦和電子教材，這些都來自政府的幫扶和公眾的捐贈。

“冰花男孩”的照片在網上引起熱議後，社會各界紛紛捐資捐物，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累計籌集專項捐款三百多萬元人民幣，這些資金將全部用於改善貧困地區青少年的生活。

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1月9日報道稱，在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幫助下，一年前受到關注的“冰花男孩”如今過上了更好的生活，現在他祇需要步行十分鐘就可以到學校，再也不用擔心會出現滿頭冰霜的情況了。

儘管王福滿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但他並沒有因此迷失自我，學習仍舊很刻苦，他的理想依舊是當一名警察。“王福滿的成績不錯，數學在班上排前三，五科綜合成績全班前五，目前擔任班裏的勞

動委員，和同學們的關係也很好。”轉山包小學副校長付恆說，“學校也蓋起了宿舍，路程遠的學生可以住校了，被子都是加厚的，全部由學校提供。”

媒體對“冰花男孩”的回訪報道也引起了海外網友的關注，他們紛紛留言表達對王福滿的關心。

菲律賓網友“Edralyn Velez Corbacioglu”評論稱，“我的小男孩……全世界很多人都愛你。你的微笑和毅力是無價的。”

烏幹達網友“Bipapa Mimi”說：“這是我所見過的最感人、最鼓舞人心的故事。我從坎帕拉市送來祝願，希望‘冰花男孩’和他的家人一切順利，我們愛你，為你祈禱。”

印度網友“Hussain Jaan”說：“我喜歡這個（新聞），當我剛知道‘冰花男孩’的時候，覺得有點難過，現在我看到一個美好而暖心的結局，我很開心。愛你，中國！做得好。”

中央廣電總臺國際在線 彭思敏

白樺：他與雲南情緣有多深？

“作品如果沒有自己的思索也許就風平浪靜了，但是，沒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麼意義呢？”“一路走好！時代疾風中的一株白樺。”1月15日凌晨2時15分，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白樺在滬逝世。

白樺，生于1930年，原名陳佑華，河南信陽市平橋區中山鋪人，中學時期就開始學寫詩歌、散文、小說。1947年參加中原野戰軍，任宣傳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1年調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任編輯、編劇，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家協會，任副主席。

在文學界同仁的心目中，白樺風度翩翩、瀟灑優雅，長詩《孔雀》和十四行詩展示出了他的才華橫溢，《山間鈴響馬幫來》《今夜星光燦爛》等一系列人物生動、詩情盎然的電影，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佳作。當文學被時代

的浪尖裹挾之時，白樺也曾經歷災難和榮耀。白樺曾說，自己非常喜歡一句俄國歌曲唱的那種氛圍——“田野白樺靜悄悄”。在霧靄中，白樺樹閃着銀色的微光，讓人們確信它還站在那裏，就足夠了。他還曾說，作品如果沒有自己的思索也許就風平浪靜了，但是，沒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麼意義呢？

白樺著有長篇小說《媽媽呀，媽媽！》、話劇劇本集《白樺劇作選》（內含《紅杜鵑，紫杜鵑》《曙光》《今夜星光燦爛》）、《遠古的鐘聲與今日的回響》（內含《吳王金戈越王劍》）、電影文學劇本《山間鈴響馬幫來》、《曙光》、《今夜星光燦爛》、《苦戀》、《孔雀公主》都已拍攝成電影。

為何白樺有如此多的作品是關於雲南？這位老人與雲南的情緣到底有多深？從白樺創作的《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文中，也許你能找到答案。

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有讀者問我：我們發現你在很多作品裏寫到雲南，為什麼？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說說：雲南在哪裏？她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1950年元旦，我們的野戰兵團冒雨從南寧出發，前衛部隊12日就從文山州的剥隘進入雲南了，迎接我們的是載歌載舞的邊縱游擊隊員和盛裝的各民族群眾。就在進入雲南第一天的晚上，邊縱游擊隊和各族群眾的婦女端來熱水，一定要給戰士們洗腳。戰士們很難為情，她們說，你們的腳是從遙遠的黃河彼岸走過來的，你們走了好長好長的路啊！我們等了你們一生一世。我和戰友們祇好脫下已經破爛不堪的鞋襪，把打滿水泡的腳伸給了她們。說實話，在此之前，除了母親之外，為我洗過腳的就是雲南各族人民的父老、兄弟、姐妹了。對於我，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金平縣有個白石崖，那是一個山頂上的邊境寨子，解放初期，那裏的瑤族居民都是勇敢的聯防隊員。有一次我一個人就在他們的寨子裏過夜。為了我的安全，他們在五裏以外都安排了哨兵，第一道哨兵是他們的狗，第二道哨兵是他們的老婆孩子，第三道哨兵才是握着砍刀和火槍的聯防隊員。朋友們！對於我，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我恐怕是最早訪問香格裏拉的文學工作者之一了，當年的我的朋友大

部分已經去世。多年以後，在我重訪香格裏拉的時候，他們的後人一見到我就抱住了我，哭成一團。他們和我素不相識，祇是從他們的前輩給他們講述的往事裏知道我，但他們就像是親眼見到過我一樣。你們真的見過我嗎？見過，真的見過。朋友們！對於我，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1962年，上海的張春橋們發現我在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工作，而且還在寫劇本，他們勃然大怒，指令我繼續勞動改造。至於到哪裏去，電影廠讓我自己選擇。我打了一個報告，希望把我下放雲南。這個報告到了張春橋那裏，他對我的目的十分懷疑，是企圖偷越國境？還是企圖裏懷外國？我的報告很快就被打了回來，加了一條硬性的規定，不許離開上海兩百公裏以外。朋友們！對於我，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1982年春天，我終於又可以去雲南了，列車進入昆明火車站的時候，站臺上站滿了和我闊別了多年的戰友，他們往日的黑發幾乎都被白發所替代了。頓時，車窗就模糊了。那是玻璃上的雨水？還是我眼睛裏的泪水呢？朋友們！對於我，雲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雲南在哪兒，雲南就在我心上——這就是我所以要描寫雲南的充分理由。

白樺

雲大有支老撾留學生“歡樂”樂隊

雲南大學至公堂前，兩位帥氣男生正在彈吉他，旁邊有4位男生深情地唱着歌。這一支由老撾留學生組建的樂隊，名叫“歡樂”。他們唱的是老撾語歌曲《可愛》。

3年前，來雲南大學留學的老撾學生阿文在校園裏結識了一群同樣熱愛音樂的“老鄉們”。大家一拍即合，成立了“歡樂”樂隊。大家都是雲南大學的老撾留學生。樂隊在校園裏小有名氣。在新生歡迎會和畢業生歡送會上、在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在老撾駐昆領事館的新年慶祝會上，都能看到他們充滿青春活力的身影，聽到他們奏響激情洋溢的樂曲。

2017年，樂隊受邀參加雲南省首屆國際留學生文化交流周活動。李振強至今難忘：“因為加入樂隊，我才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而通過這樣的活動讓我感受到雲南多彩的民族文

姚程程 文/圖

